



00959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
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
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
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
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
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
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
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

韓文約選

九

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
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
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
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
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
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

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
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
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
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
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
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
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
吾生以徜徉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按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

韓文約選

百三

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

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

韓文約選

百四

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顏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

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文約選



百五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
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
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
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
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
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
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

韓文約選

頁一

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
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
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
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
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
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
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竒也畢即傳道
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

而功益竒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

韓文約選

五

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夔夔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

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詩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

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外苞乾蘚文

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

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

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

韓文約選

頁

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睨

睨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

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銚又

似無足鏑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

灰妣無計離餅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

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傍似廢較仰

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

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

喜
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區區徒自效瑣瑣
不足呈喜回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全勝瑚璉
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搔磨礪去
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彌
明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

韓文約選

單

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

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
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
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
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
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
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
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
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
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

韓文約選

皇

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

此歐公諸記所從出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

韓文約選

皇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漑漑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

韓文約選

皇三

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

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
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
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
房甲冑之屬餅盃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
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
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
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

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藜集衆工人之所
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
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
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
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
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
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
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
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

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
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
難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

韓文約選

頁五

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

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

韓文約選

頁八

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

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名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韓文約選

晁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

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
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
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
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
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

韓文約選

三

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承承於千萬年
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
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
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
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

韓文約選

三

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
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
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
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
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
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
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
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

在此子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
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
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
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
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
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
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

韓文約選

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
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
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
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
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
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
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
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
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

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肩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肩皆加司空公武以散

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

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
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
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
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
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
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愨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
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
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
鄖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

韓文約選

五

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
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
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
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
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
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
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
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
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
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
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
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
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
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
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

韓文約選

夏

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
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
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
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
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年吾
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
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
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
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

韓文約選

頁八

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

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

韓文約選

五九

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

韓文約選

三

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以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

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

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

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
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
忘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
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
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
所稀孰爲使余歔歛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
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
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
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鏑抑所寶之非賢亦
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
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
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擲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

韓文約選

五

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現現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

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
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
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
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
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
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
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
其無悔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竝跼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艷猱君飄臨武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眇夜息南山同

韓文約選

卅三

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跼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脛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

郴山竒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
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篝蝟毛委舟湘流往觀
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
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群奴餘啄走官階下
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
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
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
相避然生濶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
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

韓文約選

真

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
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
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
莫不親舁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
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
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

饗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
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
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
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
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
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
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
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

韓文約選

頁五

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
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
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
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
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
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
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
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

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
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
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
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以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
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
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
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
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
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

韓文約選

四

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
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
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
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
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
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
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
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

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
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
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
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
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
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
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
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
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

韓文約選

葛

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
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
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
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
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
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
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
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

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
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
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
昭祭於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
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
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盡一年兄宦王官提攜
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饑而殮疾疹水火無
菑及身劬勞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
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闕百年萬里故
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

韓文約選

三

夷蠻水浮陸走丹旄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
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
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
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
迺有聞念茲頓頌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
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
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
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
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

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
惟尙饗

韓文約選



百四

09959

